

如烟事

■傅浩军

火车也有推的

俗话说:火车不是推的,牛皮不是吹的。其实,根据牛皮的一个出典,牛皮就是“吹”的,而火车也有推的。五十多年前,我的父亲就曾以“推小火车”为业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萧山向钱塘江要土地,多次组织了轰轰烈烈围垦,数十万人参加了这一围滩造田运动。

保护堤岸、建筑丁坝、浆砌护坡等等,无不需要大量石料,长山、红山、美女山及蜀山、鱼青山等均曾作为采石区域。把石头从山上开掘下来,通常是经水运、陆运送到工地。用轨道车运输就是陆运的一种形式。

车呈长方形,比建筑工人的翻斗车大数倍,有四个轮子,但没有动力,运行需凭人力推动。车在轨道上,轨道比真正的火车轨道略小,车更比火车小,所以就有了“推小火车”之说。

其实,铺设轻便轨道运输石料更早已有。“民国”时期,钱塘江边九号坝的建造就用了轻轨,据记载:“陆运则用轻便铁道,车辆分铁斗车、木梁平车、铁梁平车三种,分装大小石块,经过磅秤权重计方,开具斤数联票,分交石宕及装运卸各班代表。给资方法,与船运同”。

其时,我父亲才18岁,他有兄弟姐妹八个,最小的弟弟妹妹还只有两三岁。老大是个姐姐,哥哥在外地工作,作为事实上的老大,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担。

推小火车,这是力气活。我父亲中等个子,在高大魁梧的同事们面前,他是瘦小的。招工时,运输队长看了都不敢要他,但我父亲一定要干,因为收入比在生产队干要多。我的父亲虽不高大,但结实,有力气,尤其性格坚毅,队长被他的决心和勇气打动,就收了。

果然,我的父亲很勇。别人推五六趟,他就推七八趟,别人休息,他就少休息、不休息。

父亲在四号坝、九号坝、红山头等地都干过。他脚上穿着一双草鞋,腰上还会挂着一两双,因为干这力气活儿费鞋,草鞋很容易破。推小火车需要力气,也要技巧,重车上坡时,他们斜着身体,用手推用肩膀顶,咬紧牙关,憋紧一口气,半步半步埋头往前挪,身体如一张绷紧的弓,不敢有丝毫松劲。在卸下石头返回时,父亲会在平坡或下坡路段,先发力猛推一阵,然后迅速跳上车,就势乘上一段路,权作休息。

他们一个个赤膊干活,晒得一身乌黑,手上脚上磕碰也是常有的事。一次,父亲停车,在车轮下塞小石头时,不慎被车轮轧了三根手指,伤得不轻,按理至少该休息十天半个月,但他哪里肯停下来,停的都是工分、都是收入,他只休息了一天,愣是咬牙去推车了,至今他的疤痕仍在。

其时,钱塘江边还很荒凉,他们喝的是盐水,住的是草棚,睡的是泥地,冒着严寒酷暑,天蒙蒙亮挖开眼睛就得干,一干就干到半夜,而工资则倒也相当可观。

那时,我的父亲每个月都能够挣到八九十元,在那个时代的农村绝对是高收入了。最多的一个月,父亲挣了107元,只是,这些钱并不全是他的。父亲要拿其中的36元上交小队里,用来买工分。那个年代,村里的人多在生产队务活,集体劳作,每天一个整劳力争十分工分,到年底算账,凭自己挣的工分分粮分钱,如果离开生产队去其他地方干活了,那必须花钱向生产队买工分,不然的话,年底分不到粮食。父亲买了工分后,余下的钱一分不留都交给了我的爷爷,可以基本维持全家一个月日用。

小小年纪,干了这么重的活,我的奶奶心疼不已,只是家里一大堆人张嘴吃饭,沙地里家家都是那么贫困,疼也无从疼起,于是,每当我的父亲回家时,我的奶奶就在他碗里加个鸡蛋。

二十年前,我特地赶赴九号坝,但这一带一片荒芜,我找寻小火车的痕迹,铁轨无有踪影,仅仅发现两列镶嵌过轨道的地基,埋没于杂草之中……

凡人脸

■长风

无数记忆老钱留

老钱比我年长10来岁,1988年的年终决算夜,我们在单位里一起抄写各科目余额表。寒夜清冷,枯燥乏味,他唱起了正在流行的电影《红高粱》的歌,“喝了咱的酒,上下通气不咳嗽”,这铿锵的音调,犹如一股暖流,活跃了冬夜的气氛。

老钱性格开朗,走到哪里都挺着笔直的身板,很多人以为他当过兵。那时,我刚从其他地方调过来,住在宿舍,下班没事做,老钱也不会急着回家,我们就在4楼活动室打乒乓,有时,我也跟着他去中学的操场上,看他和其他人打篮球。

老钱喜欢户外运动,休息天,他常带我去杭州有特色的景点,像黄龙洞和柳浪闻莺那一带,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,在黄龙洞,近距离欣赏越剧名角表演的曲目,那婉转悠扬、柔美动听的唱腔,老钱说,真是难得的享受。

2001年,他鼓励我萧山城区买房。他从教育、投资等方面给我分析,认为要有前瞻性,超前看待。刚好,也有其他人劝我在镇上的碧苑小区购买别墅,两相一比较,我选择了在萧山城区,算是迈出了一大步。对于负债,老钱说,年纪轻,给自己有点压力是好事。

10多年前,老钱办理了内部退养手续,离开了单位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,有一家企业和他关系较好,老板邀请他担任行政办主任,跑跑银行,接待客人。我说这个不错,他邀请我们过去,说老板给的办公室气派,写字台是大班桌,露出满意的气。那天,我们几个要好的同事一起过去,他请我们吃了饭,又去西湖边看了焰火表演。回家路上,我为老钱感到高兴,换一个环境,或许更适合老钱。

我在益农主持工作那会儿,老钱过来看我,在文龙饭店吃的中饭,我叫了同事阿罗一起陪他。老钱还是那么健谈,说,人要多出去走走看看,最近去了趟台湾旅游。后来我知道,老钱已经离开那家企业了。

有一回晚上,老钱给我打来电话,问了我们行股金的行情价,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多,他还告诉我,现在每天坚持爬杭州山,经常碰到好多老熟人,身体健康最要紧。

那年国庆节,传来老钱身体出了问题的消息,我联系了老钱夫人小庆,说老钱在康复医院治疗。我联络了一位老同事,去了杭州的康复中心。

老钱由小庆陪护者,看见我们,招呼也不打,他居然认不得我们了!我发现,在我们同小庆的聊天中,老钱始终低着头,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地面,眼神空洞,毫无表情。小庆大声说,老钱,好兄弟来看你了,老钱听了没有反应,多年的好友、小弟,已经无法唤醒他的记忆了。

我提议,我们一起去楼下走一圈,透透新鲜空气。我们搀扶着老钱,慢慢地绕着医院周围走着,小庆说,老钱,我们唱一首东方红、太阳升吧,我随声附和说,好啊,大家一起唱,没想到,老钱轻轻地唱了出来,但是吐字和声音已经比较浑浊,这一幕,让我想起了30年前的那个年终决算夜。我们一起唱着,慢慢地走着,眼泪从我的脸上滚落。

醉花阴

■赵雪峰

被手机锁住的人



漫画《功能逐渐强大起来》

从辩证法的角度看,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双重性,都可以一分为二;任何一种进步,任何的发明创造都有它有利的一面和相应的负面因素,只是所占比例不同。比方说,汽车可以代步,其速度是行走的N倍,但是,如果过度依赖汽车,因为有车而不再行走,也不再锻炼,必将造成人腿部肌肉萎缩,反而造成行动困难。

智能手机的出现,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便捷,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,如果过度依赖手机,我们也就放弃了许多动手动脑的习惯,形成记忆、思考、行动的懒惰。比如,手机的搜索功能强大了,随时都可以解决你的疑问和记忆模糊,倘若仰仗搜索,就很容易不动脑去存储记忆了,也不愿意动笔做笔记了,甚至连最亲近人的电话号也懒得去记了。动脑少了,思维也就停滞了……

漫画《功能逐渐强大起来》,正是针对这种习气进行创作的。手机的由来与发展过程,截取从摇把电话到拨号电话,发展到大哥大,以致如今的智能手机四个阶段,这些发展脉络是一步一步强大起来的,随之而来的是逐步改善了人们的通信条件和信息交流方式。

一部手机能够办到许多以前从来想象不到的事情,比方说他可以代替笔记本、代替电话机、代替游戏机、代替对讲机、代替相机、代替导航仪,还可以代替银行的柜员机,还有转账、钱包也能收支钞票等等。这些功能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很难想象没有手机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的生活。

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强大的功能,使得我们许多人变得越来越懒,越来越不愿意动脑,越来越依赖手机,甚至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玩手机上。

我设计了一个聚精会神玩手机的人,他的打扮很时尚,眼睛不错神儿地盯着手机玩,在他的肩上挎着一部更大手机制成的枷锁。这部枷锁是具体的,也是虚幻的。它暗示着,手机已经变成了他精神的枷锁和肉体上的枷锁,他已经被手机套牢而不能自拔,这是十分危险的。看一看,咱们身边这种人多不多,我自己是不是有时也在被这种枷锁制约着?“功能逐渐强大起来”似褒扬也是挖苦,强大一定是好事吗?对于“强大”是我们如何正确有效利用“强大”,而不是让强大变成强大的枷锁来影响和制约我们的作息与生活。科技可以把机器变成人,绝不能把人变成机器。

昨日花

■张水明

难忘衙中求学时

衙前凤凰山下,有一幢两层红砖黑瓦的洋楼,每层6间教室,分外注目。它以前是萧山县衙前高级中学(区第三高级中学前身)的教育楼,现在为衙前镇中所属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这里念了4年书,参加了3次高考,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
1979年的夏天,我初二毕业参加中考,结果考上了衙前中学。那年的我只有14岁,从没有出过远门。我家在来苏公社,离衙前有60多里路,要乘轮船到萧山,再乘汽车到衙前。如果是只身去倒还轻松,关键是要挑米去。为了省钱,不是每个星期都可以回家的,往往是一个月的米吃完了才回家。这样,挑着20多斤的米,从家里到轮船码头有5里多路,要么母亲送要么姐姐挑,最怕到了轮船码头没有轮船,等了半天也不来。

一次,南门江水大,轮船靠不了岸,与姐姐沿着河岸气喘吁吁追赶,还是乘不上。只好沮丧地回来,去10里外的长途汽车站坐汽车,而如果汽车乘不上,就只好垂头丧气回家,第二天出发。正常的轮船到了萧山城区西河码头,离汽车站有2里多路,为了赶汽车,就挑着急急忙忙跌跌撞撞到了汽车站,匆匆排队买票,好不容易挤上车,到了衙前汽车站,离学校还有3里多路,没法,只好挑着担,沿着碎石不平的公路走几步歇一下到宿舍。

有一次,到衙前站棉被没拿下而汽车开到绍兴钱清去了,急死了,只好焦虑地等汽车回转,还好,棉被还在。一次放假,背着书物从衙中走着去坎山汽车站乘车,人太多,没挤上。唉,每次盼着回家,每次又担忧路途上曲曲折折。

说说吃饭吧,学校里用的是饭盒,要自己淘米去蒸饭,要么用井水,要么用池塘水。五六百人不够用,就到学校外面的田边水塘里淘米洗衣。学校后来从衙前官河中接了水抽到山脚下的水塔中,放下来就当自来水,但一到浸络麻季节,官河里的水用不来,淘米洗衣又麻烦了。有一次,见山上流下来的山水汇入校内的临时小塘中还清澈,几位同学大胆地淘了米。

包菜每月3元钱,都是些沙地农产品,有时吃的倒笃菜嚼起来还有沙土味,有时粉丝里有浸泡的疑似老鼠屎,都忍了,急急吃完饭就去教室看书。

忘不了春暖花开的早晨或晚上,拿着书去凤凰山上背书,尽管周边都是坟墓,但我们一点都不害怕,徜徉在坟堆中,专心汲取文化知识。

我们文复班教室的顶棚上,时常有老鼠“打仗”,但同学们最多只一笑了之,继续看书。碰到停电,就点蜡烛。有的同学,晚上就寝后,待值班老师检查过后,悄悄起来会去教室点蜡烛做作业,或者在路灯下看书。

我由于没上初三就上衙中,比起上过初三的同学差距一下子显了出来掉了队。从初中时的宠儿变成了高中的“孤儿”,加之远离家人,整日里郁郁寡欢,竟有了白发。回到家,邻居随口一句“少白头,想老婆”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,认为书没读好白了头发是见不得人的事,这样,在上课时总是心不在焉。有时,偷偷溜出校门到了凤凰山下的围墙边拿小镜子照照有没有多了白发,哪怕能扯掉一根也好。

好在衙中的学风正,周遭同学都在埋头冲“独木桥”,我尽管受到所谓的回家、白发等事的困扰,在1982年的高考中,仍考上了专科的分数线,衙中这年高考上线率很高,也许是志愿没填好,我与好几位同学都没录取。

继续复习参加来年的高考,对于衙中我已是老生了。为了放松紧绷的神经,有时星期天的晚上,我会爬围墙出去到村里的大操场去看电影,老街上的毕公桥因为走得多已数得清台阶。因学的是文科,了解了衙前农民运动史后,一天,我们来到了学校围墙外的李成虎坟前进行悼念活动。一位女同学紧握右拳,宣誓:成虎啊成虎,我们要沿着您的足迹,把家乡建设好……多年以后,我以此为蓝本,写了篇小小说《女生的誓言》,收录在浙江省作家协会选编的“礼物——献给党的十八大征文作品集”一书中,文中把衙前中学、衙前镇用实名进行了写作,使它们得到了扬名。

是的,衙中培养了很多国家的栋梁,在今天的三中陈列室内,那些响当当的人物就是从衙前凤凰山起飞的金凤凰!

刻苦学习了又一年,1983年终于考上了本科,而且超过分数线十分。喜洋洋地骑着自行车来到衙中,学校安排我们上线的学生以凤凰山、红楼为背景拍了集体照,等待着我们录取的喜讯。谁知,第二天,我在县里体检时,竟是“先天性心脏病”不及格,晴天霹雳,志愿也没得填。可是,到了12月份的征兵体检时,竟然合格了,忙去省招生办诉说,最后不了了之。以后,参加工作去插班复习考取了警校。多年以后,写了短篇小说《高考》,发表在全国性文学杂志上,获得了区文联第十五届文艺成果三等奖,还收入《萧山文学七十年作品选》——小说卷中,也算是意外之喜。

如今的衙前凤凰山青山绿水,英魂长存,富饶繁荣。衙中的艰苦朴素学风,在镇中、三中不断延续发扬壮大。

尖尖角

■杜昊锐

跟匹诺曹学孝顺

骄阳炙烤着大地,窗外蝉鸣鼎沸,窗内安静凉爽。我再次翻开《木偶奇遇记》,走进匹诺曹的世界。

主人公匹诺曹原是一段普通的木头,杰佩托用他能干的双手给了匹诺曹生命。可是,匹诺曹却说谎、偷懒、逃学,有了所有坏孩子的毛病,在经历了被欺骗、鼻子变长,变成驴子,被鲨鱼吃掉等很多遭遇之后,终于改掉了身上的那些缺点,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愿望——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。

一波三折的情节让人百看不厌,真切感人的话语让人动容。匹诺曹虽然贪玩、调皮、爱说谎,可他却是一个孝顺的好木偶。他在父亲饥饿的时候打工赚钱买面包给父亲吃,却不顾自己饥肠辘辘,挥汗如雨……

匹诺曹的孝顺深深地打动了我,回想自己,虽然会在天热时不动声色地将风扇转向妈妈,在外婆上楼梯时,小心地搀扶,然而遇事不合意时就会对爸妈发脾气,耍小性子,有时甚至不分场合……

还有一次,爸爸说好久没去看爷爷了,我说:“爸爸,我经常和爷爷通电话呀!”“爷爷肯定很想看到你,趁明天没课,我们一起去看你爷爷吧!”妈妈在一旁说。那天,我和爸爸妈妈看了爷爷,爷爷看到我的神情让我久久不能忘怀:他一脸慈祥地看着我笑,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洋溢着喜悦,还不停地招呼我坐他旁边,嘴里说着:“又长高了!快赶上阿爷了!”我看着爷爷那蹒跚的身影,心里酸酸的……

曾经看到过那么一段话,孝顺其实是分两个部分——孝出于心,顺实践于行。孝是子女对于父母发自内心的爱与敬意;顺是子女关爱父母的具体行为。回想我平时对待爸妈和爷爷的态度和行为,不就是“顺而不孝”“孝而不顺”的现象吗?

匹诺曹爱说谎,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,在经历了几次鼻子变长的丑态,在不同的遭遇中不断接受考验后,他懂得了诚信的重要,经过努力,他终于改正缺点,成为一个诚实的孩子。而我却在为多玩一会儿游戏不断地说谎,不断地骗妈妈。某个傍晚,我对妈妈说:“妈妈,手机借我用一下,我要上传英语作业。”妈妈不加思索地给我了。大约过了半小时,妈妈问我作业传好没,我支支吾吾地:“我还没熟练,再读一遍上传。”妈妈拿过手机,生气地说:“你作业不做,又在看视频?”“没,我真没!”我小声地说,虽然知道匹诺曹的事只有故事里才会发生,手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摸了下鼻子,想确定一下自己的鼻子长短。妈妈失望地说:“你这个孩子一点诚信都没有,谎话连篇。”我无言以对。为此,妈妈曾把手机、IPAD、电话手表统统带到了她单位,因为她已经不信任我了。幽王烽火戏诸侯,这是背离诚信的典例,也许当时的我在妈妈眼里也已经失去诚信了。后来,妈妈为此跟我长谈了好久,我心中那一盏诚信的心灯由此点亮,温暖了自己也温暖了别人……